

年轻时,从北大荒回到北京,待业在家,无所事事,曾经一度想开家小店。心里暗想,先开一家书店,不行的话,退而求其次,就开一家小餐馆。在我的潜意识里,店开得再小,也是有等级的,餐馆总是低于书店的,一属于物质层面,一属于精神层面,马斯洛的观点,是站在上下不同的台阶上的。这样的想法,从那时候起,一直蔓延很久,常盘旋于脑海,幻想于未然。

早想好了,如果开一家小书店,取名就叫“复兴书屋”。曾经多次幻想,如果真的能够开成这家“复兴书屋”,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?应该是这样子吧:哪怕只是一间窄窄的小屋,有一种悠闲恬静,是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劲头;是那种细考虫鱼、广收草木在书中自娱自乐的乐趣;是那种架插魏晋、桌摆唐宋在书中满足的惬意吧?

也这样想过,如果真的能够开成这家“复兴书屋”,专卖作家签名本。我要搜罗古今中外的签名本,摆满书橱。即使一本也卖不出去,起码可以供人参观;即便

一个人也不来看,起码可以自得其乐,相看两不厌。

当然,这需要资本,不那么简单。多年之后,曾经在天津一家民营书店里,看到人家专门搜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藏书票,真的是琳琅满目,让人艳羡。这得需要钱财和人力,以及持之以恒的耐力,便不由得暗自叹气。

心想,不行,就开家小餐馆。店面不要那么大,有一张桌子,几把凳子,门口能放个火炉和铁锅就行。我炒菜还可以,别的大菜不做,只做家常菜,家常菜中只做白菜一种:凉菜有凉拌白菜、暴腌白菜、芥末墩、金糕白菜丝、橘皮白菜帮、梨丝白菜心、朝鲜辣白菜;热菜有清炒白菜、酸辣白菜、醋溜白菜、虾皮白菜、鸡丝白菜、栗子白菜、酸菜粉丝、酸菜白肉、老火鸡熏白菜、白菜豆腐汤、白菜丸子汤……一根筋,就在一棵白菜上做文章,做出百味。

这些菜表面看名目繁多,其实并不难做,一支曲子的变奏而

复兴小店

肖复兴

就着家里有的白菜,我也炒了两盘菜,白菜帮切丝,白菜叶手掰,分别加入单薄的肉,葱花蒜片花椒辣椒“刺啦”一声,一起炆锅,照样吃得亦乐乎。

有一年,我还没有结婚,去西安,在鼓楼附近,进一家小馆吃牛肉面。店不大,屋内一口大锅煮面,门口一张小桌收钱。煮面的是男主人,跑堂的是他媳妇,收钱的是年龄不大长得挺好看的女儿。心想,以后要是开了白菜小馆,也像这里一样,我炒菜,媳妇跑堂,女儿收银。挣不着大钱,起码一家子在一起,烟火气浓浓,其乐融融。

想好了,小馆名字就叫“复兴白菜馆”。

只可惜,流年似水,这么多年过去了,从年轻时到如今两鬓斑斑,“复兴书店”也好,“复兴白菜馆”也好,都只止步于心而没有任



何行动,不觉汗颜。有一年开春不久,从塞尔维亚到黑山,从飞机下来,黑山共和国一位身穿皮夹克的作家,接我坐上他开的汽车,他没有直接送我到宾馆,而是拐了个弯儿,把我拉到一家小酒馆前,下了车,跟着他走进去,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开的,然后,他指指柜台里,我看见陈列着一排五颜六色的酒瓶前,摆着一排书,封面五颜六色,和酒瓶相映成趣。他从中抽出一本诗集,告诉我这是他写的。我以为他要把诗集送给我,说罢,他把诗集又放回原处。我问他这些书都是你写的吗?他摇摇头说不是,很多是朋友写的。他告诉我,那些来这里喝酒的人,也不会真的看这些书,但他们会翻翻,知道了这些写书的是我的朋友,也知道了我,不仅是个开酒馆的,还是个诗人!说完,他得意地笑了笑,拉着我,坐上车,一溜儿烟开走了。

我不如他。

明人有诗:“春香小店年年酒,月冷闲庭夜夜诗。”他的小店开着,有酒有书也有诗,多好!

扒火车

李西闽

1988年春节,我还是一个兵,从陕西武功县回福建老家探亲。买不到座位票,从武功站到郑州才补到座位票,在人挤人的列车车厢里站了二十多个小时,有沉重的窒息感,好在那时年轻,扛得住。这种坐火车的经历,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,此生都不想再碰上。

回时困难重重,没想到,归队时更加艰难。从我老家阎西河田镇,到陕西武功部队驻地,最少要转三次车。我决定先坐长途汽车到潼平,然后从潼平坐火车去上海,再从上海乘坐前往西安方向的列车。记得那是大年初八,潼平火车站挤满了人。售票窗口也排着长长的队,三个多小时后,我才挤到售票窗口。女售票员口气生硬地问我,到哪里?我说,到上海。过了会儿,售票员扔出一句话,上海方向没票了。我说,站票呢。她没好气地说,站票也没有了。我央求道,我是部队的,假期马上就到了必须赶回部队,卖张站票给我吧。她根本不搭理我,叫了声,下一位。

我沮丧地走出售票大厅,那时已经晚上十点多,我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,又像一头困兽,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我几乎绝望之际,一个高挑姑娘走到我面前,笑了笑说,我知道你没有买到票,你想走吗?我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,赶紧说,当然想走,你能买到票吗?她笑了笑,跟我走。我提着帆布行李包,跟在她后面,她背着很大的一个背包。姑娘带我离开了火车站,走进一条暗摸摸的小路,我心里嘀咕,这不是个骗子,带我去偏僻处,冲出几个男同伙,把我抢了,要把我路费抢走,那我怎么回部队。我还是仗着练过几年散打,斗胆继续跟着她。

她将我带到一堵围墙外,对我说,敢翻墙吗?我说,有什么不敢的,只要能离开这里,去往上海。她把背包先扔了进去,我也将行李包扔了进去。于是,我们俩翻过了围墙,围墙里是货运站停车的地方。她带着我扒上了一辆将要开动的货车,我说,这是开往哪里的?她说,南京。我说,我要去上海。她笑了笑说,你不是要去西安吗,南京也有到西安的火车。我又说,我们

这样,被抓住怎么办?她又笑着说,我常常扒火车,家里比较穷,能省点钱就省点钱,不要紧的,大不了把我们赶下火车,一般不会这样的,况且,你还是当兵的。她还告诉我,她在南京上大学,过两年毕业分配工作后,就不用扒火车了。车咣当咣当开动后,我们并排靠在货厢边上,大声地说话。说着说着,她就睡着了。我却怎么也睡不着,担心着什么。

经过四十多个小时,火车到达了南京。姑娘带着我绕路出了火车站,带我去客运站买票。神奇的是,在南京站买到了一张去往西安的坐票。姑娘离开时,对我说,一路平安。我说,你为什么要帮我?她笑笑说,你也在帮我,一路上保护了我,看你不像坏人,所以选择你与我同行。说完,她就走了,天上飘着雪花。多少年过去,还记着她的笑容,以及那句,一路平安。遗憾的是,我竟然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,她也没有问及我的名字。

谢晋给我出考题

吉建富

1993年,我们一群上海记者去杭州采访,途中在一家大酒店吃午饭,偶然瞧见谢晋正坐在朝里靠墙的一张桌子旁。在这里能与谢晋见面,是一种缘分,我便走过去和他打个招呼。和谢晋闲聊几句,忽然谢晋问我:“西湖的景致怎么样?”我不明白谢导为何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,于是便老老实实地回答:“青山绿水,湖光山色,很美。”谢导不紧不慢地追问:“青山绿水,从色彩上看,是青绿,绿为主色调,这是一个正常人眼中的色彩。假如有一个欲轻生的人来到西湖边,他眼中会是什么色彩?”说实话,当时我被谢导问住了,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说:“还是绿色呀。”

谢导笑了,这笑声中还带着几分得意,那意思是“看,被我问住了吧?”我不好意思地问:“山水的颜色是不会变的呀,怎么……”谢导收住笑声,亮着雄浑洪亮的男中音解释道:“一个要轻生的人,一定有着自己难以承受的痛苦、悲伤、忧愁,从他眼中看出去,应该是一片灰色,朦朦胧胧的灰白色。”我若有所思,茅塞顿开。视角!这就是视角,每个人看世界、想问题的视角一定有所不同,得出的结论必定五花八门。我再感谢谢导,他却说,他是随便想想,也是随口问的。

我与谢导的那次交谈,受益匪浅。虽已过了那么多年,却让我终生难忘。

留给整个世界的问题

黄昱宁

十几年前辗转听熟人讲起发生在身边的一桩“事故”。一个在半夜里高空坠落的男孩,生命定格在寒冷的冬夜。没有人忍心探究原因和细节,我只记得我听到的一个无从证实的版本:孩子的父母说,孩子是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间里,守在窗口,想看那一晚即将爆发的狮子座流星雨。这是典型的不可靠叙事,但它的冲击力,远比我听过的很多可靠叙事后劲更大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,这桩事故——或者说——这个残缺的故事,一直缠绕着我。尤其是,在这段岁月里,我看着我的女儿长大,经历过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都经历过的如履薄冰之后,那个心愿就常常会从暗处浮现出来。有些事情,是一定要写下来,才能过了心里的那一关。这是中篇小说《手可摘星辰》(刊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2024年第十期)真正的缘起。



前一阵忙忙碌碌,许久没有拿起篆刻刀了。刚坐下来,就决定学刻一枚“业精于勤”的章,我很认真地刻完,没想到,被老师打回重刻。重刻了三次,我有点气馁了,想想自己也算得努力了,但事实是,三年萝卜干饭还没吃好,确实火候未到,怎能打退堂鼓?想起自己的几位工匠朋友,择一事,终一生,“好物有匠心”这个词,形容的就是他们。这大概算是我今年收获到的最好的东西——他们对“工匠”二字的理解,其实,就是那份匠心。和工匠朋友们聊天,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,话题也绕不开“工”和“匠”。苏军,“90后”,通过自荐评上了浦东工匠。问他怎么会想到自荐,他说自己身边有一群工匠领导和工匠同事,这就是感染力啊。苏军

们看到一场存在各种疑点、没有答案的意外坠落事件,看到由此引发的一连串家庭、学校和社会之间互相消耗的过程;也能看到在医学上仍然存在大量空白认知的儿童及成人自闭;青少年心理困境;以及由此引发的扭曲、折磨与捆绑——当然,还有难以泯灭、生生不息的爱。

在写作这个故事的过程中,我听过许多真实的经历,也见过许多试图修补破碎的努力,在头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勾勒一次艰难的治愈之旅,想象人物如何走过物理和心灵这两重维度上的万水千山。写这篇小说的过程耗尽了心力,以至于,我能感觉到人物的痛渐渐侵入了自己。我渐渐看到一个偶然性引发的连环效应,如何折射出必然性,如何扩张成某

少女时代的自己是琼瑶迷。那是念中学的时候,在学校图书馆,偶然翻阅《皇冠》杂志,无意间发现了琼瑶的连载小说,立即被书中足以勾魂、摄我魄的文字所吸引,一头栽进了那轰轰烈烈、刻骨铭心又不食人烟火的爱情故事中。琼瑶故事的吸引力,像翩翩起舞的蝴蝶,在春日草原上飞舞,又像在空谷中,燃烧的一团火焰,给我热,给我光,给我拥抱,给我疯狂,我

从事的是器官芯片的开发、线粒体基因的编辑以及肺腺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,这些听起来有些复杂的名词,却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。但在大学时代,苏军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医药,如今的研究则是需要在原来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学习材料化学、物理流体力学,这无异于让喜爱打篮球的他去学跳水。聊天时,问他怎么理解“工匠”,他说,得把两个字拆开解读:“工”就是要掌握一个卓越的专业技能,要不断地精益求精和科技创新;“匠”则是要传承和奉献的精神。急救科医生雷鸣也是工匠,在他的推动下,医院的ICU病房插上了“翅膀”,也增加了康复功能,他对“工匠”的理解是,要实干,要创新。

只有一件事,是坠落不应该是故事的结束,而是开始。我想,至少在文学的世界里,我要给我的人物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,给孩子,也给他的父母,一个走出封闭的死循环、寻求救赎的可能。十年前没有看到的流星雨,有没有可能在十年后幻化成一道奇迹般的极光?这是我要通过叙事来建构的可能性。

于就有了从母亲亲江南的视角展开的叙述,有了救命的脚手架。我记得我写下的第一个句子大致是这样的:“马清源第一个冲下楼去,而她被保安拽着扔进电梯里,出电梯便看到马清源抱着孩子飞奔的背影。从那一刻起,她的世界就被劈成两半,一半在前,一半在后。她的儿子,她真正的儿子,被留在前一个世界里。”

然而我们都得在“后一个世界”里继续开展人生。于是就有了对我数年前在挪威旅行见闻的嫁接,有了这些从环境和事件中渐渐生长出的人物。在最后写成的小说里,我

可以不吃不喝不睡,像着了魔似的被琼瑶的魔力吸住。于是我通过《皇冠》杂志写信给琼瑶,琼瑶也回信给我,淡紫色的信纸,有朵紫色的玫瑰花,印着琼瑶用笔,我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随着我走过天涯海角。

少女时代看琼瑶小说,可能会陷入无可自拔的痴迷,老年时期再看琼瑶,我想,如果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琼瑶,世间会否少了些怨女痴男爱恨情仇的错爱?

孩子聊这一年的收获,我们如约而同说了匠心,不过他俩说的是学校的劳动教育。女儿说,小学时候,教室里用黑板和粉笔,现在是白板和白板笔,放学做值日,要把这两类“板”都擦干净,可得用不同的方法。女儿从小爱劳动,可我没想到,她居然还研究过这些。巧的是,儿子学校让他们创造发明劳动工具,用可以实现的小工具创新劳动工具。儿子也突发奇想,在长尺的一端,粘贴上湿巾,伸到床底下、柜子底下扫灰。学校设计这样活动的一番苦心,应该也是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有一颗爱钻研、肯创新的心,这大概能算得上是匠心的1.0版本。

忆琼瑶

廖书兰

匠心

丛歌



秋云夕光图 (中国画) 邵志翔

渔歌子·和张志和

松庐

松阴溪上小舟飞。问道鲈鱼几时肥。翻碧浪,落红衣。秋尽江南未归。平生不羨五云裘。独爱江头看扁舟。叹秋水,空自流。终日东逝未载忧。谁识沧洲老渔翁。为逐明月秀岭东。秋叶满,漾清风。夜夜徐来未有穷。常记江楼共君欢。山色凝脂秀可餐。诗兴逸,酒杯干。当时天气未转寒。

记得《诗经》里有这么一句: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说的就是

你心中的好东西 责编:郭影

十日谈

徐兵的作品,全为一时的“顽皮”所缘起。